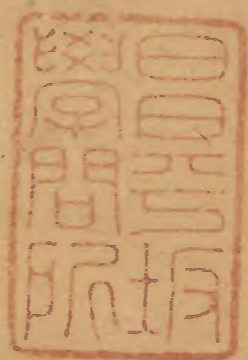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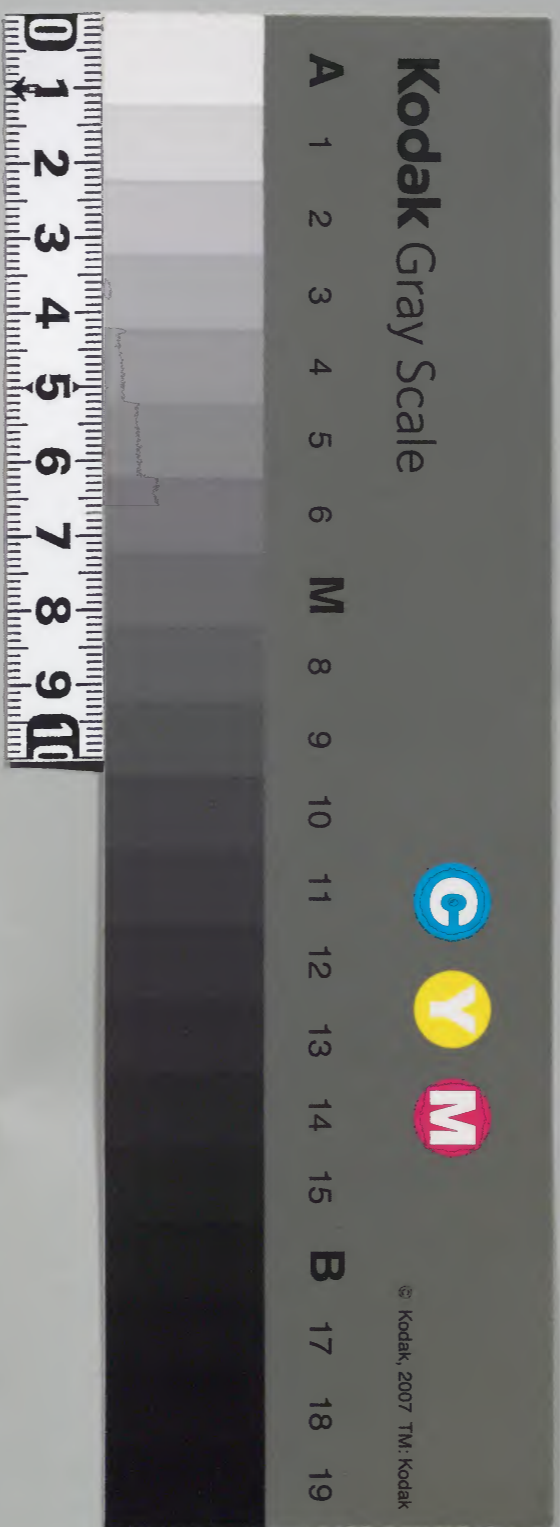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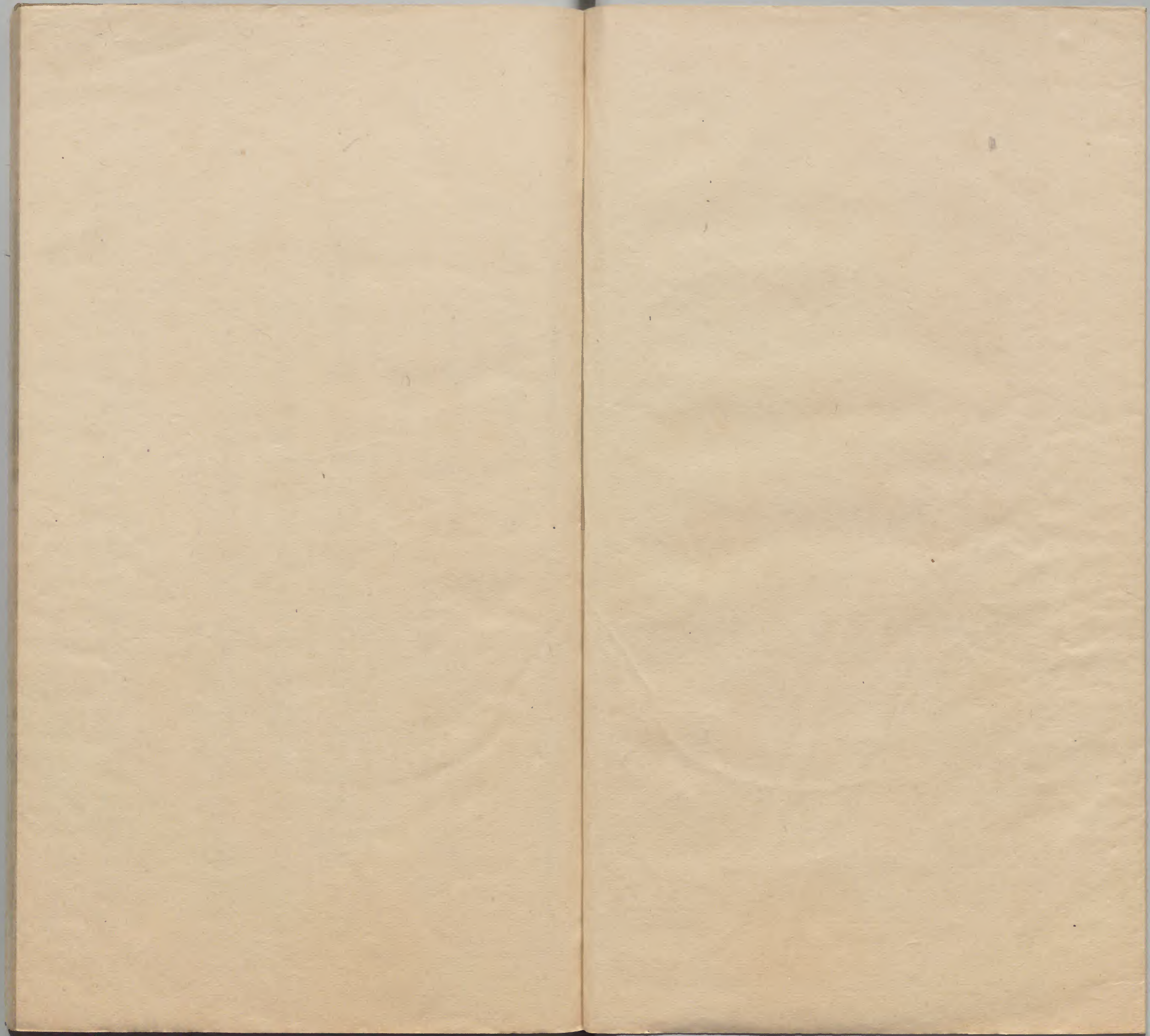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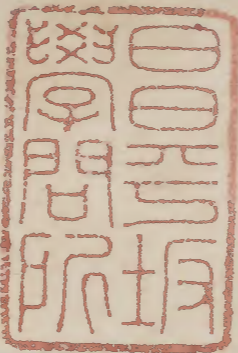
百三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33)
函號	14 1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一

人事部一百二十二

淺草文庫

仇雙

周禮地官調人曰周人掌司萬民之難句諧和之

馬教曰難謂相與為仇也

凡和難父之仇避難諸母兄弟之讐避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仇不同國君之讐視父師長之仇視兄弟交友之仇視父從兄弟

禮記曰子夏問于孔子曰君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曰寢苫
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過諸市朝不友兵而闕曰請問居

兄弟之仇如之何曰仕不與國共御君命而收難雖遇不聞
曰請問居從兄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社主人能則執其而
陪兵從

又曰初美請老晉侯問嗣言稱解孤其讐也將立之而矣

又曰齊高祭師伐莒莒子奔紀鄆莒邑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

莒死其夫為嫠婦及老託于紀鄆言以度而去以待外攻者

及師至則投之外投城外也或獻之子占七七使師衣緹而

登者六十人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共若公惧啓西門而

出齊入紀

又曰春五年晉百士吉人射奔齊初范氏之巨三坐惡張曰
私仇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蓋義之經也臣敢為之及范
氏出柳朔謂子尔徒王克之戎將止死王生投戎矣授戎以
死節也

公羊傳曰齊哀公享乎周紀侯讚之棄將復讐之乎紀遠祖
九矣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代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
以可國君一体也先君之恥猶君之恥也

戰國策曰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仕范中行事不說去而執智
伯七七寵之及三晉分知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飲

器讓逃於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吾其
報之氏之讐以乃變姓名為行人入宮塗側歎以刺襄子
心如所動世間塗者讓刃其扞曰歎為智伯報讐左右歎
殺之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謀避耳智伯已死無後其臣報仇
此天下之賢也人卒釋之

讓漆身為瘡去鬚削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其友不識其
妻曰狀竟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也又啞炭為啞變其音
其友謂之曰子之甚難而無功謂之子有志則然矣謂之智
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必延子之德近而行所歎

此甚見而功必成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知光報後知伍伐
相韓故乃變姓名之末海得力以欽推秦始皇中其副車

又曰河東李文故常與張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丞湯有所愛
史魯謂居之文與湯帝上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

下湯七治論殺文

袁山松後漢書曰蘇謙字仲讓為郡督郵季高為美
陽令貪暴謙案得其贓誣陷之死獄子不韋字先變
姓名以家財求劍客邀高不得高廷木司農于農府亭
買舍夜為地突久高室中高適從不中破其卧其高

大怖棘屋上以

板棧地而卧一宿數徒不常乃至郡魏掘高父家斬級以

祭父墓

首級

又曰樂府左退年秦女行曰始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家秦氏
有好女名曰女休女休年十五為宗行報仇右執白楊刀
左拋宛子仇家東南僵女休西上山七七四五里閨不得
休女休前置辭生為

燕王婦今為詔獄囚子未及下墮障繫鼓赦書下
東觀漢記曰海曲為呂母者子為縣吏小罪寧論殺之

呂母怨寧密容規以之母家素豐貨產數百萬乃益釀醇正
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沽賣者買與之觀其者輒假衣表不
問多少少年欲相與價之呂母泣曰縣寧誤殺吾子欲為報
仇耳諸寧有哀之乎少年諾許相聚得數子百人因與呂母
入海自稱將軍遂破海曲執縣寧殺為故居賊新店大亂
居臣之義者無此以允吾所以謂此者以明居臣之義非從
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將
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頃之

襄子嘗出讓伏所當遇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

必豫讓使人問之果讓于是襄子數讓曰子不常事范中行事氏乎智伯為范中行氏事而子不為報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為報之深也讓曰臣事范中行氏中人行氏以衆人過我故以衆報之若智伯以國士過我故以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泣曰嗟呼豫子豫子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赦子亦已足矣自子為計使兵環之讓曰臣聞明王不掩人之義忠臣以死為名君前以寬舍故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君之衣而擊之臣死不恨非所望也布服心于是襄子義之乃使匕者持與讓拔劍三躍擊之曰可以報之智伯矣遂伏拔劍而死之曰

趙國之士聞者皆為泣涕

史記曰秦始皇聞魏春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雅必報其仇乃佯為好書遺平原君曰願以君為衣之交十日飲也

又曰項梁殺人與籍項避仇吳中匕賢大夫皆出項梁下

又曰晉侯張良者光韓人也秦滅韓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以家財客求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夫之禮

而祭其子家也

又曰趙喜字伯陽南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弟人所操殺無子喜十五常思欲報之乃挾兵結從客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喜以因殺疾報殺非人仁也心且釋之而去謂仇顧田尔遭若健遠相避也後病愈悉自縛詣喜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又曰黨字伯况太原人也至長遊學初鄉佐嘗衆中奪黨父黨懷之後讀春秋聞復仇之義更假講而還與鄉佐克日交兩黨為其所困頓鄉佐報义與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歸整身備志里稱其高也

又申屠璠中郡疾氏玉女玉為報仇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璠時年十五為書生建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下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當旌表芻蕘况在清听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羨之

又曰酒泉龐消母者趙氏之文字娥為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俱疾物故仇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也娥因積感憤乃潛備兵刃常推車以候仇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

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請就已戮福命長尹喜
義之解印綬欲與之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名明
分結罪治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遇赦得免州郡
表其閭

太常張英嘉嘆以幣帛禮之

又曰彭寵故曰漸海趙海妻子家依託寵居寬仇家趙伯有
好收以賕寵乞貪之為及殺寬家屬寃之赦得不仁貪
狼如此

又曰郢憚友人董子張病將終憚侯之子張愧乞獻

歛不能言憚曰吾知子不悲天命病仇不復也憚即起
將容遮仇取其頭以示張子乞見而氣絕憚即詣
縣以狀自首

漢書曰原涉與新豐人祁大伯友大伯同母追王游
公素滅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尹以守令辱
涉如是一旦真今至軍復憚車歸為府史涉刺客
如云殺人皆知主名可為寒心今為君計莫若條奏
其旧惡君必得真今如此涉亦不能怨矣君公如
其計王莽果以君公為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遂殺

游公及子斷頭去

謝承後漢書曰喬玄挺齊國相郡有孝弟子為父報仇擊
臨淄獄玄愆其至孝欲上減罪縣令路芝酷烈苛暴因殺
之懼去收錄佩印綬欲走去自以為深負孝子捕得芝束
縛藉械以還苦殺以孝子寃魂

范曄後漢書曰劉鯉更始子也得幸于劉輔怨劉昱
子害其父曰輔終客殺昱子故兄式侯恭輔坐擊詔
獄三日乃得釋

魏志曰楊阿居若後名豐字伯陽少遊俠以報仇解

寃為事至建安中太守徐攝誅郡中強族黃氏特吊得脫在
于乃景衆得千餘以攻攝守豐特在外以吊為不義乃指妻
子人南巷中合衆得千余騎昂獨走出巷捕得之豐遂殺之
又曰韓暨字公至同縣豪民陳氏茂諸暨父兄幾至大塗諸
暨陽不以為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尋擒茂以首祭
父墓由是顯名

又曰典常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好節使褰邑劉氏與陽季札
為仇常為執仇伺故富春長洛怨甚謹常乘季載雞酒偽為
侯者門閭懷匕首入殺札并其妻徐出取事

吳志曰孫翊之妻徐氏甚美賊鳩覽殺翊悉取其嬪妾而復欲逼徐氏恐盡之見害特月垂竟乃使人謂覽乞至悔日設祭除服覽許之徐氏遂潛使親將孫高傅嬰二人其自逼已之狀欲嬰等聞之涕泣回家翊恩許之乃密結特平所侍養二十余人以徐氏之言語仍皆盟誓舍語至悔日徐氏遂祭服薰衣沐浴內施帷帳以候覽媽大小在焉如此無不悽愴覽密慎之無復疑慎徐氏乃命高嬰輩羅住戶外使人報覽言已除凶畢矣覽遂感歸而人徐氏出拜戶外覽終下拜徐氏即呼二群可起高嬰等各出即

特殺覽徐氏却服縗經使持覽者以祭供墓卒軍震駭以為神

韋昭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下與相見孫權亦命統不得仇之嘗與呂蒙舍酒酣統刃舞寧起曰寧能仇我舞蒙曰能能未若蒙之功也因操刃循以身分之王隱晉書曰趙秀為杜曾所害誘子能斬首曾食其肝肺又曰相温父被害之時温年十五枕戈泣血密欲報仇經年方世知乃直進提刃手刃仇人由是名重當時又曰懿壯字偉子直惠懷宋天下大亂李特為魁壯父叔並

為得所害壯欲報仇會李受鎮漢中受特與李期有嫌壯因
說受討其受然之遂邪衆不討期得孫也故壯以復仇既捷
因欲官壯誓不仕

又曰沈充敗與吳人吳特純之將也充七失道誤入儒家
誘內充重墜因笑所充曰三千戶侯也曰封侯不足貪也尔
大義全我上宗族必辱若必殺我汝族矣儒遂殺之充子劭
字世堅即潛報仇族滅吳氏

沈約宋書曰沈林子以仇未復從高祖赴京進城都邑特
年十八身長六尺五寸仇未復沈預慮林子也為害常披

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由子還東報仇立口夏節男友照常
幻悉屠之以預首祭祖墳

孫嚴宋書曰宋越父為交所殺其仇嘗出郡越白於市
曰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加之擢陞主

後魏書曰淳于誕字吳遠年十二隨父向揚州于路為盜
所害誕雖童稚而哀感奪斧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
仇由是州里異之

又曰孫異得其母為人所害益得童幻為母復仇還家哭
于濱以待縣官

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不處罪特加褒之

梁書曰張景仁廣平人也父天監初為同縣常法所殺景仁
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仇普同七年遇法公田諸手斬其首
以祭父墓事竟諸郡自縛乞衣刑法公太守祭天起上言州
于蘭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謂
以旌其孝行

唐書曰絳州孝女衛氏無忌夏縣父也初其父為鄉人衛長
所殺無忌年特六歲母女嫁更無兄弟及長常思復仇無忌
從伯嘗設宴為樂

長則時亦預坐無忌持以擊殺之既而詣吏稱父仇既報請
就刑戮

巡察大使黃門侍郎褚遂良以聞

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給傳乘于雍州并給田宅仍
令州縣以禮嫁之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二

人事部一百二十三

執讎下

太公六韜云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為父報仇令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心燒之

列子曰魏黑邠以樞嫵殺丘邠章其子來舟謀復仇用氣甚猛形甚露其計粒而食之順風而趨雖不能稱兵死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邠也悼志絕重力抗天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受矢鏑錐推屈而体無痕負材力猶

視來舟猶雛鷺來舟之友申包曰子怨黑邠至矣黑邠之
易過也將奚謀舟重泣曰願為我謀申抱曰奚不請馬

已不
其劍

上

淮南子曰魯有人為其父報仇于齊者剗其復亡是燕也坐
而拭冠起而更衣徐出門上車而步顏色不變其御欲驅
撫而止之曰為父報仇以出死為生也今事已成矣有何去
之追曰昔此有節行之士不可殺也解為去之

琴操曰禱里牧公為父報仇而忘林岳之下有解圍而去
之其室而鳴于是亮而聞走馬聲以為使追之乃奔
亡明視天馬迹也乃曰吾以又殺人而天馬來降以驚吾不
處安以告吾邪乃感悞乃沂澤之中作走馬引後果
仇家候之不得也

國語曰吳敗越于會稽勾踐說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
不足于大國報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寡人之
罪也親為夫洗馬而歸乃致其衆而誓之寡人聞古人
之賢居不患其衆之不足也其志行不知少耻今夫差
衣水之甲者億有三千人有不患志行之少耻而患其
衆之不足也

虞溥江表傳孫曰策殺許貢客為貢報仇射策中煩
陸澈

廣州先賢傳曰尹牙字孟得太守南陽寇下車牙以得
進幹任喉舌寇雖當國尊祿中愧懷戚見于顏色牙常
用怪馬伏見明府四節悲嘆有搔痒之思何也顏牙曰
富為豪周張所害重未報並與載天非孝雖尊祿重
而塵肥未則是以長愧而闇好馬牙與校困交通遂充
騎馬之戲乃先罪張近侍以夜解徒諧馬令之嘆駭
之張心將驚起伏側階下張果出問其故牙曰手刀張

首而還

孝子傳曰魏陽少時失其母徙與父居養蒸匕及孝道
父有所服刀戟特年少南歆得之陽曰此孝父所受不敢
相許于是少年歐搥陽父陽叩首拜之曰不止行路書
生寧止之僅得免後父受終陽乃殺少年斷其父頭以
祭父墓焉

又曰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父有仇
家欲報夫而無道聞其妻孝義乃劫其妻父使要
其女為中門父呼其女而告之計念不聽則殺其父

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雖生不可以行于世代歟以身
當身之且日謏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卧則是矣妾謂
開而伴仇家果至斷持去視之乃其妻之頭也仇家痛
以為義遂釋不殺其父

越絕書曰伍子胥入吳居三年闔廔將之報仇乎子
胥曰不可臣聞諸侯為夫與師于是上其後荆將伐
蔡子胥言之闔廔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戰十
五勝荆平王已死子胥捶笞平王之墓而數之曰昔
者吾先人無罪而殺子之今以此報子也

趙悼吳越春秋曰越日念吳欲復仇非一旦也冬寒則抱水
夏熱則握火愁心若思懸瘡於戶出入嘗之不絕于口乃中
夜抱柱而哭記復承之水唄于是郡臣之威曰夫復仇謀敵
非君王之憂自臣下之務也三十一年與師滅吳

搜神記曰丁蘭河內野人特年三十五喪母乃刻木作母事
之供養如生隣人有借母顏和則與不和不與後隣人迷人
盜蘭盜斫母應刀血出蘭乃殯陰報仇漢中

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出明錄曰項縣民姚牛年十餘父為鄉人所殺牛當賣衣

服市刀戟首欲報仇後在縣署手刃之於衆中吏捕得官
長深矜孝節為推遷其事會赦得免後出獵逐鹿入草上有
深古窞數處馬將趨之忽見一心公奉杖擊馬七驚避不得
及鹿令弩弓引將射之曰此中有窞恐君墮耳今日汝為何
人公為跪曰民姚牛父也感居活牛故來謝忠因滅不見令
身感明事在官數年多惠于民

會稽典錄曰魏朗字少英上虞人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
殺朗白目操刃報仇與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郗仲
信季春秋圖諱又詣太季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英之徒事

從之

解系傳曰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孫秀以宿仇收
系兄弟將殺之王梁彤救之倫等怒曰我見水中蟹尚
若殺之况此人兄弟輕我也遂并戮其妻子

崔鴻前京錄曰吐谷渾子吐延年少有志身長七尺八
寸堆姿魁傑羗虜悍之號曰項羽性倣儻不群慨慷謂
群下曰生不中國非友夫也當皇光武之代與韓彭吳鄧
並驅中原定天下決雌雄使名重竹帛而潛窞穿山隔閑
殊倍不聞大教于上宗不得策名與天府生與麋鹿

同遊死作執喪之鬼雖偷觀日月之光獨不愧于心乎
負其智勇猜忍不恤不為帛成羗首羗聰所殺子業
十歲草人常作弓為姜聰而哭射之大號而泣不類呼
目大要中乃止其母謂之曰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
何如此業泣曰誠之射草人無益于先人所以申國極之
心耳

陳番志曰韓卓父為常吏所屬卓執兵道欲家候之殺
而長子暴病死卓乃嘆曰道家有信報仇不欲過令
長子病豈為是乎於是手乃拔扶復耻而止

當瓊華陽國志曰陳剛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季南
陽水母喪歸宗為安衆至元所殺剛終往復之自拘有
司會赦免

應邵風俗通曰汝南陳公思為五官掾王子右為兵曹
行會食下亭子右曾以官事考殺公思叔父斌無子公
思欲為報仇不能得見卒見子右不勝憤怒使格殺之
還府歸死時太守大傳胡廣以為公思追念叔父仁
勇憤發手刃仇敵自歸司敗使原遣之

梁祚魏國統曰崔周平漢太尉列之子也兄曰平元為

義郎以忠直稱董卓之亂列為所害元平當思有報之
志會病卒

魏文帝雜詔亂喪以來兵革從橫天下之人多相害殺昔
賈復寇恂思相怨憾至懷手劍之忿光武召而和之卒
共同興而載

崔鴻後宋錄曰奉威燕墓容相阻兵遠東為秦所殺子
鳳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張良養士以擊秦復王
君之仇也先王之志豈可一日而忘之

虞預會稽錄曰朱朗字公明父為道士淫祠不法遊在
諸縣為烏復長陳群所殺朗陰因報怨而未有便會群
以病亡乃刺殺群子事奔亡命奔魏聞其孝勇擢以
為大將

又曰董黯字孝治家貧採薪供養母甚肥嘗苦之悅
憐人家富有子不孝母甚瘦不孝子疾黯母肥嘗苦之
無不報及母終負土成墳竟殺不孝子置家前以祭詣
獄自首赦死

廣得神畀曰賈氏女不知何許人年十五為宗人所害
其弟人強年幼賈氏撫育之及強人長乃共殺仇者自

列其罪

高宗乃嘉之

又曰王君操父大業中為鄉人所殺貞觀初君則以運代
丘華不構憲綱又以君操孤微謂無復仇之志遂仕州
縣操密袖白刃殺之剗其心肝且食之盡詣州目陳刺史
以其擅殺問之曰殺人當死律有明文何方自然以求生路
君操對曰亡父被殺二十余年聞諸典祀父仇不共戴
天早願首之久而未遂常懼賊亡不展寃情大耻既
雪甘從憲刑太宗特宥之

又曰衢州人于長安叔父二人為同郡衣金所殺長安八
歲自誓十七乃復仇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言臣見于
氏一家連橫死者實二年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
傳父不受誅子復仇之義請下百僚集時裝怕當國
李獻為有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臯錫書曰大司寇
是借吏執人柄老小生于氏子宜其死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三

人事部一百二十四

怒

怨

怒

說文曰怒恚也

易曰君子愆忿窒怒

尚書曰今適又受弗祗上天災下民臯天震怒命我

文考肅將天威

毛詩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

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又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又曰如震如怒闕如虺虺

記曰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故疾怨起敬起孝

左傳曰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水走輶車

子都援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闕也及與達佛及子都怒

又曰齊侯遊于古焚遂田于其丘見大豕曰從者曰公子

彭生也怒曰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墜于車傷足

喪履

又曰楚子申聘于齊曰無假道宋及莘元曰过我而不

假道鄙我也殺其仕者必伐我也必亡也乃殺之楚子

聞之殺袂而起履及于室皇鈞及于寢門之外車及于

蒲脊之布秋月楚子圍宋

又曰衆怒不可犯

又曰鄒陽上書於梁王曰蘇秦相燕人惡之于王也接鈞

而怒食以馱馱也

漢書曰項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

楚戰三合樓煩轍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

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奔走還壁中不敢
復出

又曰沛公從百余騎見項羽于鴻門沛公起而廁招樊噲出
強騎噲與新強勝公絕成步從間道赴軍使良番謝羽
問沛公安在良曰間將軍有意督都過之脫身去走之軍
矣故使臣獻璧羽受獻又玉斗于范增也怒撞其斗起
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又曰豎布反上自徑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
相見何苦反曰欲為帝耳怒罵之遂戰破軍

又曰文帝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馮唐曰
陛下雖得廉頗李牧為將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城

又曰上獵上林中車駕未行先使韓嫣乘副車從數百騎馳
視歎江都王皇后泣請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比御嫣
侍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間皇太后怒使賜嫣死為謝終不
得嫣遂死

東觀漢記曰更始韓使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

帝常侍奏事撤怒曰帝方對我用此時事來城起手抵破書

案

又曰龐萌為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蓋董憲詔書徒下延
而不及萌也以為延讚已自疑遂反上聞之大怒乃自將討
兵萌與將書吾常以龐萌為社稷臣將軍得無笑乎
又曰鄧晨南陽人也與上起兵新野乃使燒晨先祖祠堂汚
池室宅焚其塚墓宗族皆怒曰家自高富足何故隨婦家人
鑊湯中晨怒終無恨色

又曰有詔會議吳臺所上謂桓譚曰天下事吾欲識決之何
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下讀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識之非經
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得

解出為大安郡丞

又曰韓忻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
為司徒嘗因朝會帝讚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
皆有才桀紂亦有才上大怒以為激忿免歸里上独不釋復
詔就責歆及子嬰皆自殺

又曰竇憲特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園公主不敢許後
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陰鳴不對得斧斃大怒

召憲切上曰今貴主尚見枉奪况小臣乎

又根曰杜根和嘉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宣親政事乃上書

諫直

太后怒收根囊盛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吐鼠及鄧氏誅根方歸徵拜侍御史

魏志曰太祖討張無束還時有將軍許遊擁部曲不附

太祖大怒先欲討之郡臣多諫可懷遊共討張敵

太祖橫刀于膝作色不敢听繆襲欲諫

太祖初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邪臣方邪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難成宜拜之殿下逆臣勿言

何侍下之不聞乎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光人將謂殿下

辭強攻進不為勇進不為仁臣聞千石之弩不為懸鼠發机

万鈞之鐘不以達撞起音今區區之遊何足以勞神哉

太祖曰善遂厚撫遊即歸服

又曰夏侯敦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敦

俱為將軍亡中号敦為盲夏侯淵之每覽照恚怒輒撲照着

地

又曰諸葛亮既屢遣使交書于司馬宣王又致中帼婦人之
飭以怒宣王將出戰卒毗伏節勒軍吏以下乃止

吳志曰呂蒙字子明少依姊夫鄧當為孫策將數討出越
蒙年十五六隨當擊賊故見阿不能禁歸以告母恚怒欲罰
之蒙曰貪賊難居有刃富可致宜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衣
而舍之

又曰孫權為吳所宴之末自越酒虞翻伏地佯罪不得權去
翻起坐權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唯大農劉基起
抱權諫曰大王求爵後殺善士翻雖有罪天下孰知之權曰
曹孟德殺孔文舉孤于虞翻何有哉

蜀志曰姜維為鄧艾所推還平陰尋主勅命乃投甲詣會于

涪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

晉書曰王導妻曹氏始導憚之密營別館以取衆妾曹氏知
而將住焉導恐進口之以所執鹿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權
聞之戲導曰

朝廷欲加公九錫導不之覓但謙退而已謀曰不餘物唯有
短轅犢車導大怒謂曰吾往與群賢共遊洛邑日何曾有蔡
克兒

又曰郝超實黨桓氏以父情忠於呈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
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八年導必以傷恣為弊我亡後

可至此箱不尔便燒之惜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
悉與溫往反密計暗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悅矣

又曰周方為荊州王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
中郎郭舒曰荊州雖遇冠難實為之用國若以假人將有尾
火之患公宜自領以為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璧
釋并道玉環王琬以申原意設投琬于地曰吾以賈豎可以
室悅乎

又曰陶侃出遊見人持一丸米熟稻問曰此何為人云行道
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熟而使之

齊書曰袁彖性剛嘗水微言忤世祖又與王宴不協世祖在
後殿用金柄刀子治辰宴在則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
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宴曰袁彖為臣說之上御怒良
久彖列群座逆用祿錢免官

崔鴻後趙錄曰冉閔為慕容恪所擒恪容隳立問閔曰如奴
僕不才用自妾稱天子閔曰尔曹人面獸心欲篡逆我一時
英雄何為不作帝王邪隳怒鞭之三百

後魏書曰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群以李冲好
士傾心附冲亦重器其季而納焉每言之

高祖公私共同拔益及虜為中殿兼尚書為

高祖知侍便謂非復籍冲而便相輕皆唯公欽袂而已昨震怒數責虜前僭瞋目大呼投折几案詈辱四口冲素溫柔而且暴急遂奔病荒悖言語乱錯猶扼腕叫詈稱李虜小人然一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臟裂旬有餘而卒

列子曰宋蘭子能以伎千宋元君双扶属其兄弄七劍而躡之元君立賜金帛又有蘭子能鷓戲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曰西有異伎適位寡人有忻心賜金帛彼必聞此復望吾聞賜拘戮之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姪曰下車而前謁者通之盜姪聞之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

孔子趨而避席反走再拜盜姪大怒食其足按劍嗔目其声如吼虎

韓子曰孟孫獵得麋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色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麋本德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使為子傳燕母子曰光荅太子竊观太子客皆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永之人怒而青色武陽骨勇之人怒而色白荆軻神勇之人怒色不变

吳越春秋曰吳王伐齊請公孫滕告之聖誅願大王勿伐齊
王大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助使力士石畜學以鉄撻身
絕為吾

吳越春秋曰子胥諫吳王曰怒賜以錫鏃之劍威以鳩吏之
器于江

說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隱陵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王曰
怒曰嘗見之天子怒乎一怒扶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
王嘗聞布衣常帶之士怒乎伏尸二百流血五步即按其七
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王变色長跪曰先生就坐寡人諭

矣

烈士傳曰秦召魏公無忌曰行使朱亥奉壘一雙秦王大
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慎目視虎七裂出血賤虎七不敢動

怨

尚書曰商王受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崇信奸而放黜師保
又曰怨豈在明不見是者

毛詩曰亂世之音怨怒其政乖

又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諂佞骨肉相怨故
作是詩

又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左傳曰宋華元將與楚戰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人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怨敗國殄民

又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信祿也亦弗其母也蓋以亦求之以死誰怨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又曰季郤郤之雞閱季氏介其雞郤氏為之金距平子怒蓋室于郤且讓之故郤照伯怨平子

又曰晉郤至獻楚捷于周與襄公讓之稱其伐單子語之大夫曰曰溫季甚亡乎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怨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

又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雅曰美哉思而不二怨而不害其周德之讓乎

又曰子產曰我聞忠怨以換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又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又曰放于利而行多怨

又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國語曰儉夫事君者儉而不怨怨而不怨

戰國策曰趙襄子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

漢書曰汲黯列九卿而公孫洪張湯為小吏及洪湯同位于黯而尊遇之黯心偏不能無怨望見上言曰

陛下用群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東觀漢記曰長水校尉耿恭坐將兵不憂軍事肆心縱橫飛鷹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慙徵下獄

續漢祭祀志曰建武二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三十年宜封

禪太山詔書曰即位二十年百怨氣滿腹吾誰敢欺七天子

晉書曰趙王倫諂事賈后裴頠其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

復固執不許由是深為倫所怨

王韶之晉紀曰桓公問管仲曰朕其敗乎曹之對曰神怨民

怨臣實憂懼玄曰民怨有之何謂神怨對曰移晉宗廟所以

怨也

管子曰凡禍亂之所生各在于非禮故曰閑在除怨

晏子春秋曰景公籍重而徵多拘者滿園怨滿朝

文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人惡之祿厚者怨
處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意益
薄

淮南子曰和氏之璧夏氏之橫揖讓而進之則快合夜以拔
人為怨時與不時也

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襄王之女也昭君年十七時顏色皎
潔聞于國中襄王見昭君端正閑麗于孝元帝既不幸納倭
後宮積五六年王昭君心有怨曠不飭其形容元帝每歷其
後宮踈畧不遇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

乃令後宮莊出昭君怨恚久不得侍烈乃更修飾形容光輝
帝令後宮欲至單于者久不起于是昭君喟然嘆嗟越席而
前曰妾幸得後宮洛在粗醜平陋不合

陛下之心誠願得元帝見昭君便驚悔不得復止遂以與言
之王昭君雖至單于心忍不樂乃作怨曠忠推歌曰秋木萎
其葉萎黃徒我伊何改往交常翻之鷓遠集其羗高山
我之河水決之父母妻子道里憂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
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三

大... 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三... 禮記曰君子雖貧不鬻祭器雖寒不衣祭服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四

人事部一百二十五

貧上

說文曰貧方分少也

尚書曰六極四曰貧

毛詩曰出自北門憂心殷七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又曰自我徂尔三歲食貧

又曰大東小東抒袖其空

禮記曰君子雖貧不鬻祭器雖寒不衣祭服

又曰子路曰傷我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為禮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為孝劬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為禮

又曰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

又曰孺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華門生實蓬戶甕牖易衣而出併日而食不墮獲于貧賤不充詘於富貴

左傳曰室如懸罄

論語曰貧而無諂

又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又曰衣敝蓋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緼者絮也

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

又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

又曰君子憂道不憂貧

家語曰端木賜駟馬連騎以後原憲居蓬蒿之中并日而食子貢甚矣子之病矣

國語曰叔向見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鄉名而無實無以從二三子吾于是以憂于貧我何故對曰昔桑

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脩其宗器宣其德行慎其刑則諸
侯執之戎狄懷之今吾子有乘武之貧吾以為能其德也是
以賀若憂德之不修而患貨之不足將平之不暇何賀之有
也哉

史曰叔孫敖知優孟之賢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
後其子無立錐之地
又曰審威衛人也欵仕齊家貧無以自資乃賃為人推車至
齊桓公出威望見車賀力非常人也命管仲迎之以為上卿
又曰馮煖齊人也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齊桓公孟嘗君願

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能也對曰無能孟嘗笑而受之左
右皆知君賤之食以菜且有頃煖倚柱彈其鋏而歌曰長鋏
歸來乎食無餘左右以告孟嘗君食之乃北門下諸客居有
頃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以告孟嘗君為之賀此門
下客復有頃復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
其貧不知足也孟嘗問煖曰公有親乎對曰有母嘗君令人
給其食用無使之煖乃不服歌復孟嘗君出記事問門下諸
士有能習計會能為吾將收貨於薛乎煖独署曰臣能孟嘗
君怪曰此誰乎左右曰歌大長鋏者也歸來孟嘗君笑曰客

果能吾貧之未見也請曰見之謝曰又卷于事填于夏久闕
罪于先生也羞乃有意為吾收貨乎煖對曰願之于是
約事治裝載券契將行煖問曰收貨畢市何而返也孟嘗君
曰視吾家之券有者煖遂馳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
來合券也既煖乃矯君命以所貨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皆呼
萬歲煖遂長驅而返見孟嘗君也推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
貨畢乎對曰畢何市而返對曰竊計宮中玩寶乃飭車馬實
于外廐美人實充下陳君家所少有者竊焉君市也
孟嘗君曰市義若何對曰君有薛區也之薛不附憂子

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賜之而燒其券民將時
稱萬歲此臣為君帝也

又曰顏無繇顏淵父也曰死顏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才
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
擲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又曰東郭先生拜為都尉先生都久待分貧困飢寒衣敝履
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足踐地道人笑足

又曰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伐為齊使于秦茂曰吾得罪于秦
懼而逃無所容跡吾聞婦人女會續貧人女曰我無以執燭

而子之火光有金子可分我餘光無換子明今吾困願以餘
光振之

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家貧嘗於歸市與人沽
酒客為洒掃身著犢鼻布視於市中然少好讀書季擊劍小
名太子簡相如之為人更名曰相如後遊梁數年歸素與臨
邛令王吉善臨邛多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今有貴客
為其呂之并呂今令既至請長卿謝不能臨邛令不敢嘗食
乃自起迎相如匕匕不得已而強往一坐昼飲酒歡酣令前
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為鼓一弄卓王孫有

女新寡名曰文君好音竊听之相如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
匕匕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卓王孫大怒女才不忍故一錢
不分文君久之與相如俱至臨邛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垆相
如與傭保雜作于市卓王孫恥之昆弟諸國公謂王孫一女
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王失身于相如匕匕雖貧其人才
足依也奈何相辱如此王孫不已分與童僕百人錢百万文
君與相如乃歸成都武城帝立蜀人揚得意為拘監侍上讀
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独不得與此人同特意曰此匡邑人司
馬相如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匕匕曰然此諸侯之事未

足可觀乃作上林賦上成奏之

帝大悅以相如為郎後拜為郎中將建節使蜀太守郊迎
縣老員擊先驅于是鄉閭故人及卓王孫誰公因門下獻羊
酒以交親王孫于是喟然嘆曰老人所恨得使臣事相如乃
悅耳

又曰晁錯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
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
地故貧者常衣牛馬之衣而食大糞之食

又曰陳平陽武戶牖鄉人少時家貧有田三十畝與兄伯
居常耕田縱遊平使遊學平為人長大美色或謂平貧何食
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事曰食糠粒耳有叔如此不
如無平好讀詩書家貧窮巷以席為戶然門外多長者居
車轍

又曰酈食其臣陳番高陽好讀書貧落魄無衣食業為里監
門吏然縣賢豪下敢役皆謂狂生

又曰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生為商賈
從常人寄食其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
者

又曰倪寬千乘人治書歐陽生貧無貨用帶經而鋤休自歎

讀誦

又曰助侍謔從容上門所欵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之

又曰王章字仲郎太山鉅平人為諸生季長安狗與妻居章既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曰仲郎京師尊在朝廷人論誰踰仲卿者今疾病用危不自激叩乃反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買臣自公子也吳人家貧不好書不治家產業常刈薪樵以自賣給食擔束薪行且讀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報汝功力妻恚曰如等公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言即聽去

又曰蔡義河內溫縣人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募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建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為義買擯車人之

又曰王文偃春園臨淄人季長短縱橫術悅乃季易春秋百家言遊齊諸子閭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齊家貧假貸無所得比遊燕趙中皆莫能遇

又曰陽湯字公山陽瑕人好孝書博達義善屬文家貧取
貨無節不為州里所紀

又曰禹貢尚書曰臣禹年老貧窮貨不滿百錢妻子糠豆
不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

又曰揚雄以病免復召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下有
好事者載肴從遊季

又曰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父世農夫至衡好孝家貧傭作
以資用尤精力過人

范曄後漢書曰孫期字仲式涪陰人也少為諸生家貧事

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焉遠人從其孝者皆執經壑畔
以追之里落其范說

又曰申屠蟠字龍陳番外黃人也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
見而奇之

又曰李克字太暹陳番人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進食妻竊為
克曰今貧若此難以久番妾有私財願思分思克為許曰當
釀酒內外共飲既而酒至宴客克前跪曰吾此婦無狀教克
離間母兄今遣便此去之

謝承後漢書曰王克字仲仁上虞人少孤鄉里稱孝到京師

愛業大孝博覽不守章句家貧無書遊洛陽市西閤所見賣
書目一覽輒能誦記遂博通衆流

又曰張楷字公超治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皆造問馬車
馬填門貴戚之家皆起居巷以俟過客之利楷疾其好轍徒
壁家貧無業常乘馭車至縣賣菜足給食輒還鄉里

東觀漢記曰符融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其棺服融不肯
受曰古之亡者弃之中野為妻子可以行志但埋藏而已

又曰桓榮字春鄉沛縣亢穴人也少為孝長安治國歐陽尚
書事博士朱普貧窶無常容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

不歸家

又曰閔仲叔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買肉一斤猪肝屠者不
肯為斷安邑令候之問誰子何飲食對曰但食猪肝屠或不
肯與之令出勅市吏後買輒得仲叔怪其問道狀乃嘆曰豈
以口腹累安邑邪送去之市

又曰周紆為渤海太守敕令詔書到門不出夜遣使到屬
縣決罪行坐微詣廷尉繫獄數日免歸家貧無以自贖贍
身築塹以給食

章帝知之復以為郎

續漢書曰范丹桓帝特以為萊蕪長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自以猶急不能從容常佩帶于朝徒行弊服賣卜于市遭黨人于禁中遂推鹿車載妻捉拾自資或依宿樹陰如此十餘年乃詔草室內居焉閭里歌曰甌中生塵

又曰吳佑年二十歲喪父居無担石而不受贖遺常牧豕于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問之曰鄉二十石子而自業賦事緩子無恥李先居何佑辭謝之而已守志如初也

又曰王苑字仲安貧賤茅屋蓬戶萊蕪

謝承後漢書曰施延字君子沛人家貧母老常嚮力供養種

瓜自給位至太尉

又曰永平五年班超兄固被召詣校書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傭書以供養久蒙嘗著轍業捉軍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他當効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封取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魏畧曰常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足之于人性好孝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自擔餉餽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教如賓

又曰黃初中儒雅並進而揚沛本以事服能見遂以義郎兒

散里巷沛前後宰屋城守不以私計意故身退之後家無余積治疾于家荒田二頃起蝸牛芦居止其中也

典畧曰程堅字誥南陽舞陽人也孝清潔居貧無資未竟自不受人施諸媿共鬪更相呼食有或不食也相謂曰非程謀南上何為不食人耶

又曰劉陶字子奇川人世祖十八年徙六部大族陶魯祖自齊朱世以儒季安貧樂道故仕不過孝廩宰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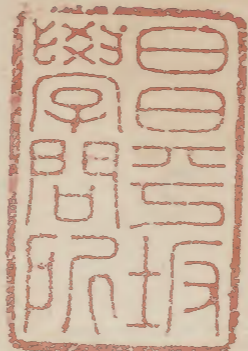
又曰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貧乏織荆苳以自供群茅之田芦常步行家人小大或異日而食

晉中典書曰王猛北海人也居魏士少貧賤鬻橋為業嘗至洛陽貨菴有一人于市貴買菴而無直曰可隨去取直猛隨行不覺遠摠至深山語猛至樹下當先啓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矩胡衣頭鬢悉白從十許人一人引猛云

大司公可進猛因拜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顧菴直遣人送猛出顧視之乃嵩山也

又曰劉寔字子真平厚高唐人也少貧其糖飲絕素作衣賣手絕口誦

又曰淳于知字叔平濟北人黨鮑瑗家多表疾苦貧謂曰淳



于叔平神人也何不試就下瑗乃令知伯作卦七成曰居謂
 宅東北有大桑樹下居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將新
 馬鞭者就請還買以懸此桑樹下三年後當暴得財也瑗承
 其後言諸市果得馬鞭懸之正三年後浚井得錢千萬倍鉄
 雜器復可二十餘万于是家業用展者病亦愈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八十四

齊書卷之五十一 王勰傳 勰字元勰 齊高帝 勰字元勰 齊高帝 勰字元勰

